

幸運的罪自選詩五首

一.

世界的起源

1.

世界的起源
並非生命誕生
而是這裡

2.

不管經過多少年
每個雷雨的午後
我必然
回到這裡

3.

這裡的光
仍是新的
從每一顆露珠
顯現的世界
完整而明亮

細節歷歷
鉅細靡遺

4.

雨聲淅瀝的光中
菩提的新葉
是心型的
嫩紅的

寬闊的
葉片承接了一切
而那些細長得令人屏息的葉梢
在風中翻飛著
顫慄著
為了一顆即將墜滅的
雨珠

5.

高音藍
無調性白
木紋賦格與及
新綠之詠歎

6.

從每一寸土壤中細細
蒸發而出的水分子
飽含玫瑰花香
且保有了各自的
彩虹

7.

我時常回去探望的
那一位少年
被時間停止在
這裡

毋須分辨那是
結束或者開始
從海洋的盡頭
開啟了星空
穿過夢境的門之後
是另一個夢

8.

他未曾離開
這裡
同時他在
每一光影交界處
謄寫著那唯一的
你的名字

9.

音節始終
無法生成
文字也尚未
覓得形象

粗礪的樹皮
覆滿苔痕的磚牆
水紋流淌的泥地
既寫滿又留白的
你的名字

僅僅是光中的影
且從影子裡將自身
藏起

10

.
藏得夠深嗎？
你曾如此詢問
彷彿這裡也是你
唯一的
藏身之處

11.

我這一生
兩手空空
僅僅依靠著你們
虛幻的你們
永恆的你們
支撐著我

帶領著我
一次又一次走過
每個雷雨的午後
回到這裡

二.

如風的窗花

你說風有沒有線條呢
如果要描繪風
可以用一片落葉
一對開展的羽翼
一只任意穿越快車道的
紅白條紋塑膠袋
風箏和風帆——

但如果是一股花香呢
如果是恰恰被朝陽
蒸發的露珠呢
在一束光中
旋舞的塵埃——

我們都是風的一部分

此刻擁有的感官
隨時背負的自我
也許阻礙了光的進行
在地表上
鑿下比一個人形
還要深的陰影

然而此刻
風不會繞過這一具
汗濕的身體
髮絲衣袖在此儀式裡
更加難以捉摸
它們忘我地
傳述一段禱詞——

以一種遙遠而
陌生的語言
將這無止盡向下
墜落的夢
視為飛行

三.

蚯蚓宣言

從這棵芒果樹底下
出發吧
我的小貓咪

帶著一部分的我
去看看
宇宙的盡頭
地心裡的晚霞

而我也會帶著
一部分的你們
留在這裡
辛勤挖掘
合身的歸宿

一半在地底下
一半觸摸著天空

我們的根系相連
我們的夢境
向彼此敞開

我們的星
越過漫長的
漫長的光年

而從未離開過
此一豐
美的圓

*將甜粿和蓓蓓兩貓的骨灰埋在芒果樹下，半年後，矮小的樹上竟結出兩顆芒果，我相信是牠們回來報平安了。

四.

在九槍之中

阿非：「從今以後，我會忘記一切，開始工作、努力賺錢。」

是什麼促使你
拋開過去的理想
放棄屬人的形體
剝除了一道又一道
文明加諸於身上的痕跡
魚一般赤條條
獸一般四肢著地
樹皮一般粗礪

菜鳥警員：「把他從車底下拉出來，他不會痛！」

是什麼促使你如此恐懼
面對無法溝通的空洞人形
你數不清手上的槍已擊出過
幾發子彈
那是警校沒有教的
是執勤經驗還來不及學會的

資深警員：「他中了九槍，你卻把流鼻血的先送醫？」

只因你不明白為什麼
眼前這具和我們相同的肉體
在血泊中仍持續向外投擲石塊
儘管已奄奄一息

阿非：「我不是一切，卻要做一切。不能頹倒，要站起來，繼續往前走，要承受和犧牲，要繼續努力。」

是什麼促使你頹倒於地

永遠不再站起
儘管你本來奮發向上
願意為家人犧牲奉獻
是什麼促使你
成為奴隸

某移工：「我入境台灣之後立刻明白了——我就是奴隸——我本以為現在已經沒有奴隸了。」

是什麼促使你以主人自居
將外來勞工視為即可拋的工具
是什麼促使你買賣人口磨刀霍霍
向著那無能抵抗的俎上肉
儘管你本來善良可親
虔信菩薩或上帝

阿非：「時鐘即將轉到寧靜的深夜兩點鐘，但你又怎麼知道，在那裡有一個人徹夜不眠。」

是什麼促使你在美好的周末夜晚
手持可樂和爆米花來到電影院
最後卻胃口盡失
甚至以手遮眼
就像過去已發生過無數次的
你轉開視線假裝沒有看見
巷口的流浪動物
鄰居的家暴
遠方的戰爭

阿非：「如果我在人生的路上跌倒了，媽媽，請原諒我。」

是什麼促使你寫下這首詩
當你全身發抖
抄寫與重組這些字句
直至最後一行
你就像死過一次那樣
跌倒在地
彷彿那時你同時

是刀與肉
是扣下扳機的手指
也是躺在血泊中的人
與他們的母親

*蔡崇隆導演的紀錄片《九槍》，紀錄越南籍阮國非（阿非）等許多位移工的故事。「」中的句子來自紀錄片。

五.

媽媽的時光機（二）

不知道媽媽的時間是從哪裡開始轉彎的？
可確定的是，那決定性的瞬間，我不在她身旁。
她曾驍勇善戰，為了一家生計披上戰袍：
能通宵繡完全校制服，每位學生的名字都工整漂亮。
能勇擒鐵馬賊，以凱旋之姿將遺失的單車騎回家……
然而現在，卻只要一點小事，就能將她擊潰——

她決心不再冒險，拒絕接受任何刺激。
即使是卡通片裡的凶殺案，也不行。
前方僅能有安穩與平靜——
三餐須營養均衡，飯後必刷牙（搭配牙線和牙間刷）。
每天步行（五千步），每週登山一次（二萬步）：
「既然遐爾愛爬山，為啥物毋規氣逐禮拜爬兩改？」
「因為遊覽車錢傷貴矣！」

超級節儉、令人髮指的節儉！
彷彿活著唯一的意義就是每天省下幾塊錢。
摸黑尋找鑰匙和錢包，最後發現在冰箱裡。
把一壺冷水放院子裡曬太陽後再燒開：

「一時仔就滾矣喔，按呢省倂濟瓦斯你敢知！」
煞費苦心地儲存生活用水，用於沖馬桶、灌溉菜園。
把下雨視為老天爺幫忙澆花、澆菜。

所有的美和榮譽都必須標價，否則不算數：

「媽你看，這張畫值幾若億喔！」
「夭壽喔，卯死！」
「媽，我得獎啊！」
「倂濟錢？」
「只是榮譽爾爾……」
「啥？無獎金嘛敢共人叫做獎喔？」
將無徵兆猝逝的蓓蓓視為貓中楷模：
「伊上乖，攏無開著醫藥費！」

經常被誤認為年輕人，為此樂不可支，四處向人炫耀。
垂涎於路上見到的每一位運動健將的小腿肚：
「遮若提來炕肉一定真好食！」
能徒手捏死跳蚤，能用掌風擊斃蚊子！
一邊切水果一邊哼唱老歌：
「一條歌我若袂曉唱，我就感覺伊無好聽。」

每當她唱起〈補破網〉，我就知道她在回憶往事。
爸爸在安寧病房的最後一段時間，他們總是合唱這首歌。
而爸爸也會對著媽媽唱〈我只在乎你〉：
「你會照顧我到最後嗎？」
媽媽笑著摸摸爸爸的頭：「當然啊！」
只是在此之後，媽媽的時光機因失去重心而翻覆了——
各種毛病上身，科學儀器檢查不出原因……
最後，一位老練的醫師判定這就是：憂鬱症。

媽媽的時間，是從那裡開始轉彎的吧？
一輩子的愛有多重？
在婚姻中交出自我以後，還剩下什麼？
那總是被緊緊握住的手，難道不曾想要逃脫？
這是我永遠無法體會的，老一輩的愛情。

後來，我從婚姻裡逃走了，再度回到媽媽的身旁。
只是此時，權力位階已徹底翻轉，她成了全然的弱者。

而我則高高在上，以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她頭上：
「你已經七十幾歲啊，愛享受生活，毋莫閣遮爾儉啊啦！」
「毋過，盡量較儉一寡，敢無較好？」
每當我看不慣她的某些行為，為此而理智斷線——
通常是因為：我在那裡面看見了我自己。
原來，那是一種自我嫌惡。
有天當我對著她發脾氣，童年的畫面和此刻重疊了：
那是媽媽高高在上，對著幼小的我揮動鞭子的場景……

曾經，為了躲避這悲劇的輪迴，我從家裡逃走。
尚未成年的我，嚮往著去遠方追求自己也不明白的自由。
且堅決不生孩子，不讓這缺陷的基因延續下去。
然而，我終究回到了這個輪迴裡。
厚顏無恥地接受所有好處，且將一切不如意：
愚昧、怠惰、畏縮……全都歸罪於她給我的基因不好。

原來，我一直在重複著，同樣的錯——
只要身旁有人，不管是誰，我將我的失敗歸罪給他們。
而這一次在我身旁的人，既老且弱，無條件地愛我。
我不明白在這個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樣不合理的存在？
或者，造物主是以自己的形象，造出了母親？
她們成為生命的起源，受苦、遭到背叛、承擔全人類的罪。

於是我終於看見，我的時間，也在這裡轉了一個彎。
當我拿起湯匙，餵貓吃飯，媽媽也曾如此餵著我。
當我唱著兒歌，給貓梳毛，我同時享用著來自童年的搖籃曲。
儘管這樣的存在不合理，但我已背負起這一輩子的重擔。
我不曾離開過這個輪迴——
那不只是成為女兒和母親，也不只是一輩子。
從磷蝦、綠藻、火山灰、星塵……當我再次回到，所來之處。
我將會明白，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媽媽的時光機〉寫於 2006 年，收錄於 2008 年出版之《自由肉體》，此為續集。

